

荒诞不只北上广，“虚拟货币”狂割小县城3.5亿

Tech星球

2023年3月4日21:00北京Tech星球官方账号

当你还在恶补虚拟货币的知识时，有人已经盯上了你父母的钱袋子。

文|刘娜 杨林 杨轩

赵益毅最近在忙着讨债。去年底，他从北京赶回老家，想取走寄存在父母那里的30万元。那笔钱本应早就打入他的账户，和其他积蓄一起勉强凑成在北京买房的首付款。

回到家他才发现，父母的所有钱早在2020年就被骗光了，还欠下不少借款。但过去两年里，家人一直瞒着他。

在互联网公司上班的赵益毅们还在恶补数字货币认知时，他们没想到，远在千里之外、下沉市场的隐秘角落，人们已经更早地接触虚拟货币。只不过，是以一种让人痛心的方式。

赵益毅的家乡在浙江省遂昌县。在这座常住人口不足20万、山脉贯穿的小县城里，居民们可能说不清什么是互联网，也没听过风口等一线城市习以为常的术语，但几乎所有人都知道币圈。

这是一个过时的骗局吗？

不，这样的骗局依然正在发生。2022下半年，一位36氪员工接到父母从县城老家打来的咨询电话：你听过web3吗？周围人推荐去玩一种虚拟货币，先免费拿币、以后可以换成钱，可不可以加入？

这个电话，正是我们这次调查的缘起。

随后我们发现了遂昌县的案例。一个叫“头寸管理（以下简称头寸）”的组织，让“炒币”在遂昌县及其周围村落流行开来，让智能手机都不会使用的老人，小学都没毕业的清洁工，退休高中老师拿出毕生积蓄，投资在一个叫做“Mark”的虚拟货币交易app上。根据投资者自发统计，整个遂昌县城以及周围11个村落，共6000多人被虹吸了超过3.5个亿。

历时数月，36氪在疫情中走访了遂昌县城区和所有村落。以它为代表性案例，我们首先希望厘清，这样的骗局是如何一步步发生的。然后，我们希望把这些信息传递开去

，希望尽量多的人，不要再次踏入这样的骗局。

骗局的土壤

凌晨 4 点半，一场无声暴雷潜入尹哲伟手机。

他的钱全部没有了。可就在两个小时前，他还确认过。

凌晨两点，他打开“头寸”研发的“Mark” App，十万多元有零有整静静躺在账户里。尹哲伟盯着手机，放心睡去。

两个半小时后，他突然惊醒，脑子中有一个声音催促他去看手机。他熟练地输入密码，却发现无法登陆了。

在尹哲伟脑海中，有颗炸弹随时可能爆裂。就在此刻，“砰”的一声，它最终炸开了。

距离天亮还有一个多小时，大多数人依旧在睡梦中。但用不了多久，当人们开始醒来，会发现一切就已然成为定局——所有人的钱，就此烟消云散。

遂昌县的痛苦，在2020年10月17日这一天，集中爆发了。

上午八点半，服装厂女工骆春花习惯性打开手机登陆“Mark”，查看账户中十几万元本金的返利是否到账。App打不开，骆春花一开始以为是网络问题，但紧接着就收到工友的短信，他们的账户也打不开了。

一整天，骆春花魂不守舍，脑袋嗡嗡作响。丈夫并不知道她在头寸投资，这笔钱是夫妻俩打工一辈子的积蓄，用来供女儿读书，也是女儿的嫁妆。

浑浑噩噩熬到下班到家，骆春花对丈夫如实相告。“啪！”骆春花右脸挨了结结实实一巴掌，丈夫问她，是全部的钱吗？紧接着她的右脸又挨了一巴掌，这回她被打倒在床上，“你拿钱瞎搞的时候都不跟我商量吗？”

第二天骆春花没上班，她去了头寸理事周雪婷在宾馆租的办公室，理事拍着胸脯，“你放一万个心，这笔钱算我问你借的，我就是去打工，也会还给你”。骆春花有点放心了，但她没料到，没多久周雪婷就举家消失。

“你有病！”十几天后，看“Mark”依旧没有恢复，尹哲伟致电自己的理事，质问头寸管理者是否跑路，理事反问，“你有病吧？这么大的公司，多少公务员大老板的钱都在里面，怎么会跑路呢？之前多少次换平台都安然无恙，你急啥？”

这也是事实。之前因为“数字货币的敏感原因”，头寸曾几次更换过App，交易所也发生过好几天打不开的情况，因此这回很多人依旧没有多想。

投资一百万的黎土培（也是遂昌县这次受损最重的人之一），曾在安利和天津铸源两家直销公司工作过。那天黎土培也略感不妙，但在理事的安慰后，他最终放宽了心。

图注：一名头寸投资者的手机交易页面

让大家反
应迟钝的，还有一个不能明说的原因——很多人，例如尹哲伟，从一开始就意识到头寸平台“不太对劲”，只不过他们笃定地认为，即使是面对一群骗子，自己也会最早抽身。

这早就不是他们第一次靠这种App赚钱了。

在头寸进入遂昌之前，各种传销组织、刷单团伙就已经在这个小城反复收割。在林林总总的非法集资活动中，有不少人赚到了钱，也习惯了“那些人”走走来来。

遂昌县并不大，从北街的县政府，步行到南街的“有意思西餐厅”仅需要十几分钟，但一路上你会经过繁华的商业街、欧式风格的高档小区，以及一座古风戏台子。这个戏台子承载着春节庙会、端午中秋祭祖等重要节日的活动，每逢重大节日，这里都有“唱戏班”可以看。

和很多发展中的县城一样，古典和繁华在这片土地同时存在，偶尔切换模式。但只有在这里生活一段时间，你才会隐约感觉到一些违和的张力。虽然身处县城，但这里遍布金矿、茶田，本地人历代经商，不少人早将生意做到了国外；最近几年房地产热潮也刮到了遂昌，富地产造就了地产商、炒房者，以及大量的拆迁户。

在这里，靠近火车站的房子要几百万元一套。空气中弥漫着建筑工地吹来的沙土味道，像极了十年前的一线城市——到处是拔地而起的高楼大厦。一些刚建好的楼盘，在县城顶着一万五千元左右的高单价，却能两个月内一售而空。甚至在遂昌县下面的村子，新建高层都能卖到一万多一平米。

因拆迁暴富的人，很多举家迁到了杭州等更为发达的地方。而更多小富即安的遂昌人则开始研究理财和赌博。麻将是最日常的消遣，而且这里人打得更“大”，一把输赢下来，“可能就是一两张红票子”。

当地不少拆迁户依靠银行利息为生，更有胆大者把钱借给民间借贷组织，后者则回馈

很高的利息。

容易到手的钱会让人上瘾。一名女子告诉 36 氪，自己随手拿 3 万元给别人“过桥”，一周后收回 3.8 万元，“（利息）抵几天晚上的麻将钱，那几天手气差”。

刷单是这里流行时间最长，也是人们曾经最喜欢的玩法。遂昌人口中的刷单，泛指一些需要发展下线的“投资”，和传销没有本质区别。“刷单”最猖獗的时候，遂昌县和下属的几个村落，几乎每个人的手机里都有几个“能赚钱的 App”。

高利贷、传销和刷单业务反复盛行，以至于很多人早已认清其中的“本质”。但这一次似乎迎来了更为“先进”、“科学”的新型玩法，投资虚拟货币。不少人被告知，“这是大城市精英都在炒的资产，更是前所未有的赚钱模式”。

那些怀有掘金梦的人孤注一掷，拿出了更多的钱。仿佛这是一次前所未有的投资，稍晚一点就会错过机遇。

“传销是有可能赔钱的，但是虚拟货币不会。北京和上海无数人因此赚了大钱，这些都是有新闻可查的事实”，一名遂昌县居民称。

这个新来的组织正是“头寸”。云里雾里中，从 2018 年起，一股新的势力在遂昌县聚集起来了。

上钩第一步

2020 年 3 月，遂昌县祥生和泰·观澜府售楼处，出现了一个乡下人打扮的男人。售楼处大理石的地面、水晶吊灯和门口的喷泉，无不散发着奢靡的味道，和这个穿着旧西装，身高不到一米六，还有点发福的男人格格不入。

这是当地数一数二的顶级小区，它临河而建，是多数遂昌人心目中的“准豪宅”。

这个叫毛鸢震的男人此前则是遂昌数一数二的负债累累。十年前，做保险推销员的毛鸢震嫌“来钱太慢”，辞职做起“拉人头”和“帮人刷单”的生意。“直销”模式最为盛行的时候，他连开了好几家线下店，但那些店都没赚钱，还让毛鸢震欠下一大笔债务。

这位著名“破落户”怎么忽然发财、买豪宅了？毛鸢震的故事很快在小县城传播开来：原来是因为他认识了一个叫刘关华的人，被吸纳进了一个叫“头寸”的组织，做虚拟货币生意。

无人知晓刘关华和其他头寸管理者是如何知晓虚拟货币的概念的，也许正如传言，组织的成立者曾是在北京、上海发展起来的“成功人士”，在币圈赚到了第一笔钱。但更有可能的是，它效仿了虚拟货币刷单交易的鼻祖“九九社区”，它曾靠“每个月百分之十五到二十收益，只赚不亏”席卷一二线城市。

归根到底，头寸撇开了虚拟货币在科技领域的积极意义，直接放大了一个特性——虚拟货币不受法律保护。

而在方圆不到3000平方公里的遂昌县，在刘关华、毛鸷震，和一层层头寸管理者口口相传的影响下，遂昌人开启了一个个暴富“梦”。梦中，有人赚钱治愈患癌症的父亲，有人摆脱了砖瓦工的苦力工作，有人从瓦房搬进了别墅……

财富故事反复传播，人们对头寸所宣传的虚拟货币模式很快“上头”——一场场噩梦随即开启。

黎土培的噩梦，正源于一次拜访。

这是头寸理事方军第七次来到黎土培家，前六次，黎土培都躲到朋友家回避。黎此前做天津铸源直销时，方军是他的同事，两人都赚了不少钱。

这一次，方军和刘关华驱车近 100 公里过来，最终说服他的妻子加入“虚拟货币炒币大军”。后者当场投资了十万元。后来黎土培又陆续将投资追至 100 万元。

决定投资前，黎土培到访了刘关华的办公室，那是一座刷着白漆的漂亮房子，一切都时髦又高级。两个 80 多平米的办公室被打通，里面坐满了热情洋溢的理事们。在黎土培面前，大家声情并茂地描述着自己如何在头寸“暴富”，如何相见恨晚。

但只有黎土培这样的“大户”才能得到这样的待遇。更多投资者加入头寸，则因为一次又一次的“大会”。

起初去“大会”，很多人只是为了一点蝇头小利。这些会议往往开在村民以前不舍得消费的豪华大酒店，免费吃喝外，还有洗衣液、米面粮油可以领。

那也是金巧巧第一次听说虚拟货币。头寸的管理者们不断用比特币来举例，将等同于比特币的头寸形容为“国家经济的未来”、“100%升值的投资”。

“他们说虚拟货币和数字货币是被国家支持的，”回家后，金巧巧借用朋友的电脑，在网上细细地查阅了好几天资料，发现刘关华口中的“比特币”真的快速增值，“国家也真的发文声称支持虚拟货币”。

平台崩盘之后，金巧巧懊恼地认为，“诈骗组织太有钱了，百度（上的词条）也被他们收买了。”

台上人说得起劲，底下人大快朵颐，每一场大会都盛况空前。退休教师唐老师至今记得高级大饭店里有进口红酒、鲜榨果汁，菜品也丰盛，有肘子，有海鲜。每个人吃得畅快淋漓，这也给他们留下印象，这个集团“真阔气”。

为了吸引更多人参与到这个项目中，头寸还不断在遂昌举办送礼大会。

2020年2月的会议，由刘关华的上级，也是头寸集团的“头目”殷春香主持。还在正月里，这次大会参与者数目空前。村民骆春回忆，会议被安排在一个大约四五百平方米的大酒店会议室里，每一张椅子都套着白色丝绸，显得非常正式。会议室里挤满了人，坐不下的则密密麻麻站到了门口。

即使很多人本来只是打算，听完两个小时“致富经”，领一份礼品就走。但一场大会之后，他们动心了。

三类人，三种说服方法

黄鸳鸯至今不明白，“账号是自己的，密码是自己的，怎么里面的钱能被别人划走了？”就像她始终搞不清楚，自己接触的到底是什么、如何就被“忽悠”入局了。

如果说送礼大会是引人入局的第一步，那么冗长又昂贵的铺垫后，轮到参会的潜在投资者们“回馈”真金白银了。

接下来你会看到，头寸管理是如何一步步将所有人都——收入囊中。

理事和群主们是最好拉拢的那一批人，他们通常都做过直销（传销）——按照一些理事的说法，“其中大部分人都知道自己在做的是什么事情，只是他们以为自己会在暴雷之前侥幸撤出”。他们通常被刘关华和毛鸢震等头目“定向”寻找过来。

而成为理事，就意味着每拉来一个人头，就有丰厚的提成入账。所以很多理事自己投资不多，但擅长“组织建设，扩大队伍”。

理事想要完成 KPI，就需要优先拉拢手里有资金的“大用户”。例如黎土培这样最终投资超过百万的，一旦“得手”就相当于拉来了 10 个普通下线。

对待大“金主”，鼓吹虚拟货币的高收益，显然是个能打动人的选择。这也最接近炒币的基础逻辑。

在方军和周雪婷等头寸理事的口中，“炒币者”黎土培需要先购买巨大数额的MKC虚拟货币，然后成为“头寸管理团队”中的一员。

刘关华承诺说，“平台会有特别的组织性暗箱操作手段，操控 MKC 虚拟货币的涨跌，让大投资者们赚到足够多的钱”。

这有点像非法内幕交易的模式——超越甚至更改规则，吃尽红利，这也符合部分有钱人的价值观。

在头寸管理者口中，之前的股市就是这么操作的，但当前只有虚拟货币可以这么“玩”——这确实帮助黎土培建立了理解。只不过他没有仔细想，如果内部交易如此轻松，为什么头寸要让他赚钱。

有一瞬间他觉得自己似乎搞懂了什么是虚拟货币，但时隔两年后再去回想，这个中年男人懊恼地摇晃着头，“搞不懂，稀里糊涂，我也说不清了”。

即使对北上广深的大多居民来说，虚拟货币的相关概念也显得过于复杂而玄妙。

黎土培唯一能理解的是操作的步骤，“就像股市一样，每次交易需要给 50 元操作费。”但当被问及比特币、狗狗币等知名货币的走势，黎土培表示，“不知道，也没必要研究，他们承诺亏了算他们的。”

当然他不知道，那些所谓的“交易所”以及交易员，都是头寸自己搭建的，并不真实存在。黎土培以为自己在收割散户，实际上自己才是被收割的那一方。

当面对有闲钱但不多的投资者时，理事们会切换成另一种拉拢方式。金巧巧和唐老师都被头寸归纳为这一类投资者，后者的目标是要在他们身上“压榨”出至少 10 万元。

36氪观看了唐老师提供的某次投资者大会的现场视频，集团“头目”殷春香的演讲能力确实不错。她将虚拟货币比成“下一个阿里巴巴”、“下一个互联网”。视频里的殷春香情绪高涨，声音极具穿透力——她说，电商崛起之前是没有快递行业的，美团、饿了么崛起之前是没有外卖员的。头寸现在做的事情，就是在虚拟货币崛起之时，给大家创造一种新的就业机会，虚拟货币操作员。

没错，面对“中间”型投资者时，头寸将参与虚拟货币交易比喻成了一个工作机会。

金巧巧回忆，方军告诉她平时只需要负责在币值低点时买入，在币值高点时卖出，这波操作叫做“虚拟货币维护”。

头寸将这包装成“数字货币刷单兼职”。只需4天工作一次，按照规定的操作买入卖出——而金巧巧投资获得的收益则被称为“工资”。

在一段录音中，方军曾保证，做这个事情没有任何风险，100%保本。“虚拟货币维护”本质是吸引更多的韭菜进入平台，投资者利用自己的钱刷单，赚取稳定的佣金。币价的涨跌都不影响刷单者的收入，没有人会赔钱。

在金巧巧看来，自己不参与炒币，那样风险太高。自己只是投钱进去“打份工”而已。“我们帮交易所充当流量，把人气拉升了，别的投资者就会进来。”

在“中间”投资者理念中，头寸就是数字货币，没准会成为下一个比特币——这当然也是不准确的，头寸将平台和比特币本身进行了混淆。他们最喜欢举的例子都是网上很容易查验的——一个老太太曾以2元钱的价格买了比特币，“如今一个比特币涨到了十几万”。换句话说，投资头寸，未来也会有数万倍的增益。

最后，黄鸳鸯这样在当地相对低收入的群体，自然也不会被放过。这时候，头寸会派出自称中学教师、公务员妻子、退休医生等操着本地口音、身份体面的理事前来游说。一旦说服成功，就会以返利为名，让投资者们再去鼓动身边所有的亲人和朋友出来见面。

黄鸳鸯就是这样被好友拉出来的。第一次见面时，头寸理事的关心让她颇为受用。当听到黄鸳鸯每天都在工厂里辛苦工作，平时还要去养老院兼职做护工时，那名理事红着眼圈，拉着黄鸳鸯的手心疼不止，“大家都是做人的，为什么你要活得这么辛苦啊，父母把你生养下来不是让你来世间遭罪的”。

紧接着，理事就会简单介绍头寸，但涉及到虚拟货币的部分就会两三句话简单带过，在理事的口中，黄鸳鸯需要做的只是拿钱帮平台刷单——这是县城人更熟悉的领域。事实上，两年后回忆起当初的对话，黄鸳鸯关于头寸和虚拟货币的介绍一句都想不起来，“反正就是高科技的那一套”。

她听进去的信息是，县城里其他人都在头寸上赚了钱，包括她的同事和朋友们，“本金随时都能取出来，就像在银行里存了一个活期”。更为打动她的一句话是，只要拿出3万元钱（这几乎是她全部的积蓄），“今年夏天你就能用赚到的钱买一台空调，晚上再也不用热得睡不着”。

这个66岁的老人最终还是被养老、空调两个词打动了。在群主的陪同下，她买了最便宜的一款智能手机，下载App、绑定银行卡、充钱进入平台，一气呵成，半天内全办完了。

新概念，再轮回

暴雷前夜，头寸展现出了前所未有的疯狂。2020年9月，头寸内部每周都有三四次大大小小的会议，鼓励理事们更加疯狂地拉下线。

暴雷之后，刘关华和毛鸢震先后自首。据遂昌县公安局此前通告，刘某华等人以炒作虚拟货币为名，引诱投资人注册会员，并不断诱使其发展下线，涉嫌组织、领导传销活动罪。11月5日，刘某华等人被依法刑事拘留。

遂昌县的损失还只是冰山一角。据媒体报道，这场以“头寸管理”为噱头的传销骗局在全国范围内非法获取金额累计高达1800多亿元——这已经接近半个百度的总市值。

如果这是一个创业项目，那么无疑它很赚钱。但当你了解故事的全貌，会发现这是一场并不精密的骗局。

事情发生以后，遂昌县很多理事和高管携款潜逃。有村民打探出，他们在杭州成立了新的传销组织。也有人，例如骆金花的理事周雪婷，因为被反复追讨投资款，选择自首，最后被法院判决三年有期徒刑，缓刑三年。2022年盛夏，骆金花无意间碰见周雪婷带着女儿在小区花园散步。她冲了过去，要求对方还钱，周雪婷则反问，“法院没让我还钱，我凭什么还？”

理事们的生活没有停摆，但留给遂昌县的伤痕还在继续。至今村民们凑在一起时，只要有人提起“那一天”，就会有人暗自神伤。

复盘受骗的经历，多数的受访者都与金巧巧、骆春花一样，或者觉得自己抓住了数字货币的红利期，或者庆幸于找到了一个赚取的好路子，几乎所有人都活在头寸群主编织的梦里。

梦碎之后，是持久的一蹶不振。

黎土培损失惨重。100万的投资，只有十几万元是夫妻俩存款，剩余投资款来自于房产、网络借贷。为了投资，黎土培抵押了父亲留下的房子，那是他和三名兄弟姐妹共同拥有的资产。事发后，家人帮忙将抵押房产的贷款还清，黎土培稍稍松口气。但网络借贷还是得还，直到今天，这个中年男人仍在无休止地偿还着高利贷的利滚利。

黎土培不再爱出门。但他的朋友圈仍在积极营业，喋喋不休地发着益生菌、抗衰老等保健品——这是他在投资头寸之前做直销时积累的资源。对于黎土培来说，做回老本行或许是偿还债务的最好方式。

前段时间，黄鸳鸯看见同样被骗的朋友经常提着一篮子水果，在村口公交车站售卖。黄鸳鸯准备自己也去批发市场转转，一边打工一边做点小生意。

赵益毅则在积极维权，时刻关注法院公告，并利用自己的关系在追踪寻找那些骗走父母钱的理事们。他坚定了要在北京买房定居的决心，“也是为了后代考虑，在大城市长大的孩子可能不会轻易上当”。

旧的维权还没结束，遂昌县已迎来下一个循环。头寸走了，新组织又来了。

在一个几百人的头寸集团维权群中，一个叫做“众筹”的App再次兴起。“众筹”又叫“有钱还”，宣传话术是“抱团取暖还清负债”，即便会员负债百万，“大家帮你一起还”。其本质是，会员入会需缴纳 600 元会费，每拉一名新成员获利 200 元。不少头寸受害者，再次成为“众筹”的忠实拥趸。

就在接受 36 氪采访的三个小时里，一名曾经的头寸投资者也没闲着，他又发展了两名“众筹”会员——尹哲伟和骆春花。一个月后，骆春花告诉 36 氪，自己拒绝为新平台拉人。而尹哲伟已经发展了几名新下线。

尹哲伟是这个新组织的活跃者。即使他从一开始就知道，新平台和头寸一样，听起来就不像正经生意。

他本是众人羡慕的拆迁户，即使把所有钱放在银行吃利息也可以过的很滋润。他自觉可以冷眼旁观，参与了多次头寸的会议，虽然不懂数字货币，但是看着台上的人，“怎么看怎么像在玩拉人头的游戏”，用尹哲伟的话来说，就是新瓶装旧酒。

但他依旧选择投资了十万元进去，因为他相信只要自己不是最后一个（撤出的人），“那就还有得赚”。

参加“众筹”，尹哲伟决定再赌一次，“这一次，我希望自己能够成为那把镰刀”。